

貫集

痰飲濕證黃疸脚氣
痿證陽痿疝氣脫肛

卷三十一至三十三

景岳全書卷之三十一 雜證謨

貫集

會稽 張介賓 會卿著

會稽 曾 超 謙脛訂

痰飲

經義

氣交變大論曰歲土太過飲發中滿食減

五常政大論曰太陽司天濕氣變物水飲內積中滿不食

六元正紀大論曰少陰司天四之氣民病飲發○太陰所至爲

積飲痞隔○土鬱之發爲飲發注下

至真要大論曰歲太陰在泉民病飲積○歲陽明在泉民病喜
嘔嘔有苦○太陰之勝飲發於中○太陰之復飲發於中唾
吐清液○太陽之復唾出清水及爲噦噫○諸病水液澄澈
清冷皆屬於寒

論證 共六條

痰飲一證其在內經止有積飲之說本無痰證之名此內經之
不重痰證槩可知矣及考痰之爲名雖起自仲景今後世相
傳無論足痰非痰開口便言痰火有云怪病之爲痰者有云

痰爲百病母者。似乎痰之關係不爲不重。而何內經之忽之
也不知痰之爲病。必有所以致之者。如因風因火而生痰者。
但治其風火。風火息而痰自清也。因虛因實而生痰者。但治
其虛實。虛實愈而痰自平也。未聞治其痰而風火可自散。虛
實可自調者。此所以痰必因病而生。非病之因痰而致也。故
內經之不言痰者。正以痰非病之本。而痰惟病之標耳。今舉
世醫流。但知百計攻痰。便是治病。竟不知所以爲痰。而痰亦
因何而起。是何異引指以使臂灌漿以救根者乎。標本誤認
而主見失真。欲求愈病難矣。難矣。

一痰之與飲雖曰同類而實有不同也。蓋飲爲水液之屬。凡嘔吐清水。及胸腹膨滿。吞酸噯腐。渥渥有聲等證。此皆水穀之餘停積不行。是卽所謂飲也。若痰有不同。于飲者。飲清澈而痰稠濁。飲惟停積腸胃。而痰則無處不到。水穀不化而停爲飲者。其病全由脾胃無處不到。而化爲痰者。凡五臟之傷皆能致之。故治此者。當知所辨。而不可不察其本也。

一痰卽人之津液。無非水穀之所化。此痰亦旣化之物。而非消化之屬也。但化得其正。則形體強營衛充。而痰涎本皆血氣。若化失其正。則臟腑病。津液敗。而血氣卽成痰涎。此亦猶乳。

世之盜賊何孰非治世之良民。但盜賊之興必由國運之病。而痰涎之作必由元氣之病。嘗聞之立齋先生曰。使血氣俱盛。何痰之有。余於初年頗疑此言。而謂豈無實痰乎。及今見定識多。始信其然也。何以見之。蓋痰涎之化本由水穀。使果脾強胃健。如少壯者。流則隨食隨化。皆成血氣焉。得畱而爲痰。惟其不能盡化。而十畱一二。則一二爲痰矣。十畱三四。則三四爲痰矣。甚至畱其七八。則但見血氣日削。而痰涎日多矣。此其故正以元氣不能運化。愈虛則痰愈盛也。然則立齋之言。豈非出常之見乎。今見治痰者。必曰痰之爲患。不攻如

何得去。不知正氣不行。而虛痰結聚。則雖竭力攻之。非惟痰不可去。而且益增其虛。故或有因攻而遽絕者。或偶爾暫蘇。而更甚於他日者。皆攻之之誤也。又孰知痰之可攻者少。而不可攻者多也。故凡將治痰者。不可不先察虛實。

一痰有虛實。不可不辨。夫痰則痰矣。皆若有餘。又何有虛實之異。蓋虛實二字。全以元氣爲言。凡可攻者。便是實痰。不可攻者。便是虛痰。何爲可攻。以其年力猶盛。血氣未傷。或以肥甘過度。或以濕熱盛行。或風寒外閉。皮毛。或逆氣內連肝膈。皆能驟致痰飲。但察其形氣病氣。俱屬有餘者。卽實痰也。實

者何謂其元氣猶實也。此則宜行消伐。但去其痰無不可也。何爲不可攻。則或以形羸氣弱。年及中衰者。卽虛痰也。或以多病。或以勞倦。或以憂思酒色。致成勞損。非風卒厥者。亦虛痰也。或脉見細數。臟無陽邪。時爲嘔惡泄瀉。氣短聲暗等證。但察其形氣病氣。本無有餘者。皆虛痰也。虛痰者何。謂其元氣已虛也。此則但宜調補。若或攻之。無不危矣。且凡實痰本不多。其來也驟。其去亦速。其病亦易治。何也。以病本不深也。虛痰反多甚。其來則漸。其去則遲。其病亦難治。何也。以病非一日也。是以實痰無足慮。而最可畏者。惟虛痰耳。總之治痰。

之法無他。但能使元氣日強。則痰必日少。卽有微痰。亦自不
能爲害。而且亦充助胃氣。若元氣日衰。則水穀津液。無非痰
耳。隨去隨生。有能攻之使盡。而且保元氣無恙者。吾不信也。
故善治痰者。惟能使之不生。方是補天之手。然則治此者可
不辨其虛實。而欲一槩攻之。如王隱君所論。內外百病皆生
於痰。悉用滾痰丸之類。其亦但知目前。而不知日後之害哉。
一五臟之病。雖俱能生痰。然無不由乎脾腎。蓋脾主濕。濕動則
爲痰。腎主水。水泛亦爲痰。故痰之化。無不在脾。而痰之本。無
不在腎。所以凡是痰證。非此則彼。必與二臟有涉。但脾家之

痰則有虛有實。如濕滯太過者。脾之實也。土衰不能制水者。脾之虛也。若腎家之痰。則無非虛耳。蓋火不生土者。卽火不制水。陽不勝陰者。必水反侵脾。是皆陰中之火虛也。若火盛燔金。則精不守舍。津枯液涸。則金水相殘。是皆陰中之水虛也。此脾腎虛實之有不同者。所當辨也。又若古人所云濕痰鬱痰。寒痰熱痰之類。雖其在上在下。或寒或熱。各有不同。然其化生之原。又安能外此二臟。如寒痰濕痰。本脾家之病。而寒濕之生。果無干於腎乎。木鬱生風。本肝家之痰。而木強制土。能無涉於脾乎。火盛尅金。其痰在肺。而火邪炎上。有不從

中下二焦者乎。故凡欲治痰而不知所源者。總惟猜摸而已耳。

一非風門有痰論三篇所當互閱。

論治 共七條

一脾胃之痰。有虛有實。凡脾土濕勝。或食飲過度。別無虛證。而生痰者。此乃脾家本病。但去其濕滯。而痰自清。宜二陳湯爲主治。或六安煎。橘皮半夏湯。平胃散。潤下丸。滾痰丸之類。皆可擇而用之。○若胃寒生痰。而兼脹滿者。宜和胃二陳煎。或兼嘔吐而痛者。宜神香散。○或爲飲食所致。宜加麥芽神曲。

山查枳實之類。然脾胃不虛。則雖生痰飲。不過微有留滯。亦必不多。且無大害。惟脾虛飲食不能消化。而作痰者。其變最多。但當調理脾胃。使其氣強。則自無食積之患。而痰飲自皆血氣矣。○若脾氣微虛。不能制濕。或不能運化。而爲痰者。其證必食減神倦。或兼痞悶等證。宜六君子湯。或五味異功散之類主之。金水六君煎亦妙。○若微虛兼寒者。宜苓朮二陳煎主之。○若脾氣大虛。或兼胃寒嘔惡而多痰者。宜六味異功煎。溫胃飲。理中湯。聖朮煎之類主之。○又有勞倦本以傷脾。而疲極又傷肝腎。脾氣傷則飲食減少。或見惡心。肝腎傷

則水液妄行。或痰飲起自臍下直衝而上。此脾腎俱傷。命門土母之病也。雖八味地黃丸。乃其正治。然無如理陰煎。其效更如神也。或加白朮陳皮亦可。

一腎經之痰。水泛爲痰者也。無非虛證。○有以腫脹而生痰者。

此水入脾經。謂之反剋。臍平者。宜六味地黃丸。左歸飲之類。主之。臍寒者。宜理陰煎。加減金匱腎氣丸。八味地黃丸之類。主之。其或但宜溫燥者。則單助脾經。亦能化濕。惟六味異功煎。及理中湯。聖朮煎。俱可酌用。○有以虛損而生痰者。此水虧金涸。精不化氣。氣不化精而然。使不養陰以濟陽。則水氣

不充。痰終不化。水不歸源。痰必不寧。宜以左歸右歸六味入
味等丸。酌其寒熱而用之。若陰火乘肺。津液乾枯。或喉痛。或
煩熱。或喜冷。或便實。必察其真有火邪。而痰嗽不已者。宜四
陰煎。一陰煎之類。加減主之。若火本非真。則但宜純補。庶保
萬全也。

一風寒之痰。以邪自皮毛。內襲於肺。肺氣不清。乃致生痰。是卽
傷寒之類。但從辛散。其痰自愈。宜六安煎。二陳湯。甚苦小青
龍湯之類。主之。其有風寒外襲。內兼火邪者。亦可兼用黃芩。
○若血氣兼虛者。不得單用消耗。宜金水六君煎主之。○若

傷寒見風而兼發熱嗽痰者宜柴陳煎主之或金水六君煎加柴胡亦妙。

一中風之痰本非外感悉由脾腎虛敗所致治痰之法詳載非風門當與此互察之。

一治痰當分緩急凡非風等證其有痰涎壅盛閉塞上焦而藥食不能進者此不得不先治其痰以開清道若痰之甚者惟用吐法爲最妙○若痰氣不甚食飲可進便當從緩求其本而治之不宜妄行攻擊或但以六安煎二陳湯潤下九橘皮半夏湯之類調之爲宜○若火盛生痰者宜清膈煎抽薪飲。

之類主之。○若類風等證。但察其上焦無滯。或見其神昏困倦。而胸喉之間。氣清息平。本不見痰者。切不可疑其爲痰。而妄用剋伐消痰等劑。則無有不敗者矣。○若雜證勢已至劇。而喉中痰聲漉漉。隨息漸甚者。此垂危之候。不可治也。○諸吐痰治痰之法。俱詳載非風門。痰治條中。

一治痰當知求本。則痰無不清。若但知治痰。其謬甚矣。故凡痰因火動者。宜治火爲先。痰因寒生者。宜溫中爲主。風痰宜散之。非辛溫不可也。濕痰宜燥之。非滲利不除也。鬱痰有虛實。鬱兼怒者。宜抑肝邪。鬱兼憂者。宜培肝肺。飲食之痰。亦自不

同。有因寒者。有因熱者。有因肥甘過度者。有因酒濕傷脾者。此皆能生痰。而其中各有虛實。辨之不可不真也。又如脾虛不能制濕。腎虛不能約水。皆能爲痰。此卽寒痰之屬也。或以脾陰乾燥而液化爲膠。或以金水偏枯而痰本乎血。此卽熱痰之屬也。凡此二者。於痰證中十居八九。是皆虛痰之不可攻者也。又或有過用峻利以致痰反日甚者。亦皆脾腎受傷之候。治不求本。濟者鮮矣。

一諸家治痰之法。多有治其標者。雖不可執。亦不可廢也。詳列如左。○痰因表者。汗之。因裏者。下之。挾濕者。分利之。○痰生